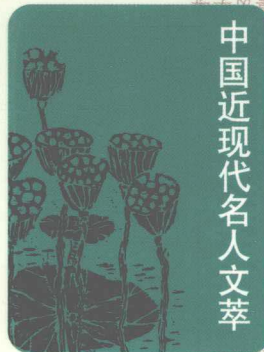


报告 文学散文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在国防前线的西安
新生活
新京
长子风景
增妻列志
丁七
居天
虎
论演剧运动
今后戏剧运动的路
抗战前的演剧运动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Songzhidi Wenji

宋之的 | 文集

宋之的◎著 书林◎主编

小夫妻
一个相识者的列传
忆邓中夏同志
小说
黎曙
孩子回来了
一四一七
一场热闹
话剧
武则天
雾重庆
群狼
论演剧运动
今后戏剧运动的路
的演剧运动
演剧观感
《清明前夜》演出前
报告文学散文
一九三六年在太原
在国防前线的西安
新生活
新芽
结
增妻
夫妻
一个相识者的死
忆邓中夏同志
小说
黎曙
回来了
一四一七
一场热闹
话剧



线装书局

报告 文学散文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在国防前线的西安
新生活
新芽
线
墙
妻
死
志
说
曙
了
七
闹
剧
天
庆
猴
论
演
剧
运
动
今
后
戏
剧
运
动
的
路
抗
战
前
的
演
剧
运
动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宋之的 | 文集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Songzhidi Wenji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无论是欢乐还是伤痛
都是大师们人生苦旅跋涉后留下的真实印记

宋之的◎著 书林◎主编

小夫妻
一个相识者的死
忆邓中夏同志
小说
黎曙
孩子回来了
一四一七
一场热闹
话剧
武则天
雾重庆
群猴
论演剧运动
今后戏剧运动的路
演剧运动
演剧观感
《清明前夜》演出前后
报
文学散文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在国防前线的西安
新生活
新芽
线
墙
妻
死
志
说
曙
了
七
闹
剧
天
庆
猴
论
演
剧
运
动
今
后
戏
剧
运
动
的
路
抗
战
前
的
演
剧
运
动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之的文集 / 宋之的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6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57-3

I. 宋… II. 宋… III. ①宋之的(1914~1956) — 文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8620 号

宋之的文集

著 者: 宋之的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祺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0册

定 价: 360.00元(全12册)

目 录

报告文学 散文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003
在国防前线的西安	009
新生活	014
新芽	022
长子风景线	023
墙	031
小夫妻	038
一个相识者的死	044
忆邓中夏同志	052

小 说

黎曙	059
孩子回来了	069
一四一七	081
一场热闹	089

话 剧

武则天	145
雾重庆	215
群猴	287

论演剧运动

今后戏剧运动的路	301
抗战前的演剧运动	304
战地演剧观感	307
《清明前后》演出前后	314

报告文学 散文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一

春被关在城外了。

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微，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在这种感觉里，你可以想到，河许已解冻了，草已经发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一整天，我所看见的，是灰色的墙，灰色的土，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头守望的兵。

我气闷而且窒息。连行动也被强度的限制着了。出城，要通行证；到街上去，要好人证。并且七点钟已经开始戒严了。为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对你取攻击式，端起枪来，并且对准你的脑袋，我只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而我的屋子，又恰巧临着街。一整夜，我全听见扳枪机和喊“口令”的声音，这在深夜里，特别加重了恐怖的氛围。

二

同事间已经有人戴着“好人证”来上课了。

他们，多半用别针把那证别在前胸上，很像一块招牌。因之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开着玩笑：

“禁止招贴！”老吴指着老孙的前胸说。

“零整批发！”老孙回答一句。

“大减价三十天！”

“此处禁止小便！”

大家全哄笑起来。

“好人证”分五类，像花生、鸭梨、瓜子那样的把人也当货色般鉴别。譬如我，因为没铺保，虽说有职业，有乡友保，也只得一个三等货，椭圆形的，勉强允许居留。

至于我的厨子，却是道地的一等货，把正方形的牌子悬在胸前，对

我也骄傲起来了。

我和我的厨子，竟差了两等。比起他来，我是次一等又次一等的好人——我气闷……

他在厨房里又唱起来了。

“桃花江是美人窝，美人窝里没有我！”

像说话似的，——这一等好人！

我听见他唱这歌，已经不止一次了。但这次，却异样的刺耳。在那声音里，我辨别出一种对我示威的意味。我应该更正他这坏习惯，一定要。

三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昨日下午，有一小贩，行经南门大街，形色张皇，经巡行之警士检查，于帽沿内得铜元一小枚，查系匪探标记，乃送军法会审处严惩云。

这几天，检查行人似乎特别严了。那检查方法不免使我们时刻担着心。帽子里夹着纸，或是口袋里放一个铜元的全是匪的标记。这结果，是使人无论什么也要留点神。

太原的事，是素有“不彻底”的称谓的。譬如禁烟吧，不准吸鸦片，却准卖药饼。禁与不禁，只在一个名称。鸦片一名之曰药饼，就可以公开发售。被视为良丹妙药了。

但这次的禁书，却似乎是非常彻底的。在公安局公布的禁书目录中，不仅仅是张××章××那些三角形的五等货遭了殃，就连李阿毛博士也凑了数。凡白纸上写黑字的，大概是全有些危险的嫌疑吧！

我的厨子在他那好人证上，又有了新的花样子。

把四方形的好人证镶了边，且蒙了一层绿色玻璃纸悬在胸前，就更显得与众不同。因之，在把饭端给我的时候，就特别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那意思，我很知道的。

四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我军第×十×团，约一千五百人，于十九日夜，在灵石山侧驻扎。深夜中突闻集合号声，呜咽响起，军士不察，乃往吹号地点作紧急集合，不意竟被匪军包围，全部缴械。我团长×××，见事不妙，遂自决身死。匪约一二百人，吹我军之集合号，预设狡计。其狡诈恶毒，有如此者。

我特别怀念着春。倒也想去领通行证了。我需要疏散，整天关在屋子里，望着院内扬着沙尘，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全麻木了。

今天下课，我便把好人证仔细的别在左衣角上，用上衣的口袋作掩护，朝柳巷出发了。我预备去拍一个二寸照片，缴到区里转公安局去领通行证。

但那结果却不大好。才走到路口，一个灰衣的同志便截住了我，并且端着枪，像就要射击似的。

“站住！”

“怎么？”

“好人证呢？”

我默默的把那椭圆形的牌子从口袋里请出来，他便沉下了脸：

“以后不准放在衣袋里！”

染着一种浓烈的受了侮辱的感情，我却默默的走开了。

“天光”“科达”，所有照像馆的门前，全拖了一长串的人，拥挤着，像等候着买火车票似的，一个挨一个。以致我却不能挤进照像馆的门。

原来这些人也全是领“通行证”的。因为是公费照像，所以就特别拥挤。甚至有的人情愿在门前停留一整天，并且受着照像师的叱骂，也很高兴。

但我却被摒弃了。

路口的纸烟店虽然也竖着一块“领通行证登记处”的红纸招牌，像本店代理发行那样的，我却没有去登记。我是——只在街上徘徊。

非常的疲倦，非常非常的疲倦……

五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汾阳来客谈，汾阳西郊××村，有娶亲者，当花轿进门时，迎亲亲友，均拥集呼唱，并大放爆竹，恰有一飞往前方之飞机由此经过，居高临下，窥望不真，以为有匪来扰，乃掷炸弹数枚，结果伤亡数十口，状甚凄凉云。

好几天没开展览会了。

我的厨子突然跑来告诉我——他知道很多事，很多很多的事。——今天又要杀人了。一共九个，其中四个是女学生。

不一会，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那时间，正是下午一点钟，我想他大概是凭了他那一等好人的资格，到街道上去探望去了吧！

我奇怪着这风俗，同时想起了旧小说里一些劫杀场的描写。

正是那里的描写，现在又复活在太原市上。

一说杀人，很多老太婆，小孩子，年轻的媳妇，以及有闲的男人，便从早晨起，守在街头了。人很多，有的且特别穿了新衣服，打扮得花团锦簇，像参与盛会那样的，等待着囚车。除了这些特定的守候人以外，囚车后面，随了军号的嘀嗒声，还拥挤着很多人。

英雄们劫夺杀场能够改装为变戏法的、卖艺的等等，停留在人丛中，据此看来，倒有些逼真了。

这杀人展览的风气，是颇使人感到一种狰狞的恐怖味道的。

和这“杀人展览”相对照的，还有一种奖励告发的条例，也是很容易激动存心厚道的人的悲愤的。

凡告发者，立赏法币一百元。一百元且是法币，自可诱导许多人来上钩。但钩来钩去却发现了一则新闻：

〔本报特讯〕山大被传学生×××等七人，已于昨日讯明释放。缘山大有校役刘×者，惑于赏洋之厚，遂诬栽该生等有××嫌疑，因以被传，经军法会审处严厉审讯之下，知刘×告发之情形，全属子虚，该生等已于昨日出狱云。

接着这新闻，是在临时公布的死刑十二条之外，又添了一条：“告发人倘有诬栽等情事者，立即枪毙。”

但我想这已经迟了。在许多杀的展览会下，就难免没有个把冤枉吧！至少，那七个学生的被毒打，是很使我们毛骨悚然了！

但今天我的厨子却空跑了一趟，那有几个女学生要被杀头等等原来是谣言，他仿佛是十分气愤的又在厨房里自言自语了。

六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昨日距城三十里之西山土窑内，发生一大惨剧。缘近日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西山居民，恐遭匪扰，均避于一土窑内，该窑年久失修，忽然坍塌，当场压死百姓七人，伤十一人，厥状极惨。

“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这实在是太原市上最真实的写照，报纸上即天天在吹散着触人心魄的新闻，人嘴里又传说着一些怪奇，但多半是恐怖的消息。在这样的时候，也难怪正太车站上有人满之患，有钱的人纷纷离省了。

不过倘把这般消息，和娶亲被炸那一段对照起来，就难免要使人发生一种猜想。土窑既可避难，想来也就有些坚实，断不会刹那间就突然坍塌；其所以突然坍塌的原因，说不定又是“窥望不真”之所赐了。

可是城里这几天的恐怖空气，却也真使人嗅到死味了。谣言像火一样燃烧着，人们全彼此警戒着躲起来了。

时夜六点钟就戒了严。不仅是路上断绝了行人，并且有大批军警出动，据说是飞机场那儿出了事，有十几个带手枪的探子被擒获了。

这消息使得全城都颤栗着，连太阳似乎也变了颜色了。

幸亏这样，我的厨子算是一天没出门，只寂寞的在厨房里唱他那“美人窝里没有我”，不然，他也许又顺脚去到海子边，炫耀他那一等好人证去了。

七

今天到学校里去，才听说那在飞机场被擒获的十几个人，原来却是到陕西去的教育考察团团员。这才大家全放了心。

但我的厨子，却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出走了。吃早饭，没回来，晚上下了课，还没有回来。

我带着极度的诅咒和憎嫌，下了最后的决心，心里想：“还是让他滚蛋吧，带着他的一等好人证！”

八

非常的意外，意外得使我惊愕了。

那厨子，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被抓到公安局去了。并且还——罚了五块钱。

为了说明这事，我特别剪下一段报，贴在下面：

“……绥署昨日公布：配带好人证，一、不准污毁，二、不准罩以任何布面或纸面，三、不得遗失，四、不得私授匪类。倘犯一二两款，处百元以下罚金，犯三四两款，处五百元以上罚金或死刑……”

我的厨子就在这条例下被捉将进去，回来的时候，好人证上已没有玻璃纸，并且背又佝偻起来了。

——我是多么的怀念春啊！

（原载《中流》半月刊 1936 年 9 月 20 日创刊号）

在国防前线的西安

当陇海列车驶过了郑州，三等车厢里的旅客便颇有些拥挤了。

那车上的招待员，在这当儿，也就特别显出了自己的威风。

几乎在每一个站上，全要拥进无数的人，而这些人人都大致相似：背着包袱，挑着行李，穿着开了花的棉大袄，脸上爬满了奇怪的皱纹。

于是：随着那漫飞着的灰尘，招待员的嘎嘎的声音，便到处飘送着。

“坐下，坐下！”

“蹲在那儿干么？”

由于老实，或是由于对陌生环境的畏怯，也有一上车，便悄悄的在车厢的一角蹲下的；但立刻便被招待员提着耳朵提了起来。

“找地方坐下！”

坐下吗？平常只能容纳两个人的座位，已是挤了三个人了。车上还蠕动着若干没有座位但却又不敢冒昧地向长衫先生通融的乡下佬。但自然，也还有脱光了袜子，叉着脚丫，假装睡觉，却占了三个座位的面圆圆的乘客。这乘客以他身下铺着的俄国毛毯，身上穿着的青色马褂而标明了身份，是使乡下佬望之就生畏的。

但招待员却终不免由于职务，而犹疑了一下，陪着笑脸向他们请求谦让了。

“帮帮忙吗？”

答复那请求的只有这简短的话，和一张涎着的脸。而执拗了半天，不得不让出一角座位时，那乡下佬也不免是受宠若惊，翘着屁股贴在那里。

招待员却像是做了一件功德，而有点扬眉吐气了。当某一角落里向他喊：

“先生，我的帽子呢？”

“帽子，我管得着吗？我是管你的帽子的吗？”

于是他说。

这三等车厢，实在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车越向西行，景象也越凄惨了。车厢外边，是连绵不断的穷山恶水，是漫无人烟的干枯的土地；车厢里面，就尽是那些为生活忙碌，却依旧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

这些人们愚蠢、粗野，却也狡猾。有时候，却是很能使那关在亭子间里仅只描摹着他们那善良性质的小说家们吃惊的。

车停某小站，一毛钱十个的饺子打动了某一位乡下佬的心。于是乎来了十个，但饺子咽下肚，却忘记了给钱。车开行了，让小贩扳着车窗焦急地嚷骂着：于是旁座有位仗义的先生便尖着嗓子开言道：

“是谁吃了人的饺子不给钱，让人家骂八代呀，是谁……”

一直到车已经驶出了郊野，那乡下人已经若无其事地靠着车窗打瞌睡了。

若由此推论那位先生仗义责人，也许不当，因为他或者就是为己，为了自己没有吃到那没花钱的饺子，没有这种揩油的勇气而愤怒。

天下事，大抵如此。

但一位在大背头和白小褂上全涂满了油垢的先生却说了：

“开开窗子，空气太坏了，太坏了！”

二

到了西安。

在那修葺得像古宫殿似的车站上，下了车，步出了站台，经过了检查，拿了一个“验讫”的纸条，又步进了那古老的城门楼。

原来这里的洋车是出不了城的。

于是我记起了去年的某一天，在别一省份的别一个城市里，眼见的那滑稽却又足以代表内地剥削制度的事。那儿洋车虽可以出城，但出城却要纳款八枚铜元。有个名目叫“手续费”，是为了检查官的便利的。考其来源，大概是由于古“门包”的制度。

但这儿却干脆是：不得出城。一城之外，极目荒凉，是可以想见的了。

到旅馆里，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一个什么运会的标语：第一条

“请贵客为我

国家爱惜身体，勿吃鸦片，勿宿娼。”

这标语既出于劝告的语气，谅来鸦片和娼妓是流行甚烈的了。鸦片、赌和娼妓，本来是我国的三宝，是到处蔓延着的。但自然，贤明的当局是已经勒令禁烟和赌了，只有娼妓，似乎还没办法，因为老实说，倘禁娼，则颇有点关系民生。

但我又确实在潼关城内饱享过鼻福，大闻鸦片的浓芬。

虽然当局那除三害的决心，毕竟是可感的。翻阅报纸，我得知某当道曾在中心小学联合运动会里大声疾呼为陕西除三害，那三害是：早婚、缠足、鸦片烟！

自是没有列入禁娼，也无怪乎报纸上以及街头的墙壁上“梅浊克星”的广告那样繁盛了。

在旅馆里的第一夜，就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遇见了那习惯的可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事。一个查店的长官问我：

“干什么的！”

“新闻界！”

“有证章吗？”

“没有！”

他立刻竖起眉毛：

“你该说没带着，还没有！”

自然我没有说，可是他却等着我说。这倒是生面别开，我不觉有些好笑。终于是那善心的账房代我说：

“对啦，他没带着，没带着！”

他才满意地走了。

事后我知道，这种愚蠢的却自作聪明而骄横的人，该是目下行政界最多的家伙吧。

三

“哈哈，想不到，想不到，我高兴极咧！西安怎么样，维新咧！摩登咧！是不是？”

一个做摩登生意——开电料行的朋友笑着问我。我说：

“像这样新式的生意，西安恐怕就你一家吧！”

“一家？”他吃惊地瞪起眼睛：“十二家！我们还要组织电料业公会呢！”

“若就这点说，西安确实是摩登了！”

据那朋友告诉我，西安从今年——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才有电灯，而在一年之内，竟先后开张了十二家电料行。陕西维新，不，“向着新的建设推进”于此可以概见了。

也许是为了维新，而不得不需要大量的人才吧，所以在“开发西北”这好听的名目下，从全国各个角落汇集来的谋事者，在西安就特别的多。这大批的“开发者”结果是造成了一种奇观——使旅馆业得已稳居“西安三多”的魁首。

大街小巷，十步一饭店，五步一旅馆。在西安，并不是稀奇的事。而最热闹的东大街，一连十几家旅店踵接着，可算是这古都的唯一点缀了。

曾经有人说，西安赖这些终年不息的旅客，得以维持，谅来也有一

部分道理。不过倘有外籍的游历者，却是不免例外的。譬如友邦人士，深入陕西腹地，借口游历，实际却属“视察”之类。那么省府除通令所属，切实招待外，还要派专人加以保护的。

在西安，所谓“三多”，从前除旅馆、娼寮外，还有鸦片烟馆。现在鸦片既已遭禁，该只剩下旅店、娼寮了。但三多之数，毕竟还要凑足的，所以之外，就又添了一个丘八太爷。

丘八太爷在西安一隅，大有三角顶立之势。东北军、中央军，以及土著军。真是国防重镇，大军云集了。不过最动人的，却要算那些挂拐杖在街头流浪的伤兵。他们多半是在街道东张西望，满脸菜色，闪着过分忧郁的、空洞的、渺茫的、无助的眼光。是追抚那未御国先丧臂的滋味呢，还是自叹身世的零余呢！

并且他们是那么的多啊！

随了丘八老爷的多，而地方上的生活程度也就昂了。一块钱，八斤本地面。倘是所谓洋白面，则只有五斤。到饭馆里去，哪怕是简单的饭食，算下账来也会使你咋舌：五毛多。幸而是厉行新生活，力求节俭，划免了小费，否则恐怕更不胜负担了吧！

但这米粮昂贵确还另有一说：原因是近年来陕西农民大都种棉，棉利比米粮利大，虽说要纳较重的税，也只好忍着肚子痛。其结果是米粮不敷，即连乡间小地主，也要到城内来购粮，当然要逼得米价上天了。

这话，告诉我的即为一老农，而我又亲自在路上看见广大的田野上，结满了棉花的果实，谅来是可以相信的。

但这是否因了友邦强迫华北种棉所致呢？那强迫种棉的事，我是曾经经历过的。身居华北边疆的陕西，也许不会在所谓相互提携的新政下例外吧！

四

自然，有人也难免要关心西北的文化吧。

倘谈西北的开发，文化自然是先驱。所以除数家报纸不计外，文化团体似乎也很有几个。这其中，除那平日无所事事，而在“迎接要人”的时候，特别显示神通者暂略外，一个属于某机关的话剧团体，似乎特别与我有缘。

因为在短短的居留中，我曾经看过了他们的一次公演。但那公演的成绩像是并不好。且在排好的几个戏里，临时辍演了《东北之家》，也像很引起了观众的愤慨。若愤慨，自是仍联系着关切，据说在不久以前，他们为了“剿”而公演宣传剧的时候，台下曾冷落到几无一人。那么，它在观众层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